



# 风雪中的温暖记忆

□ 张 鹏

我们到达柳园,这里所有的酒店和民宿都已住满。我们继续打电话了解在当地是否有亲友,又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依然没有结果。

不经意间,夜幕降临,气温越来越低,路面的积雪也被过往的车辆碾压成冰。我看到有人已经开始购买棉被,准备在车上过夜。但我们不行,孩子在车上肯定坚持不住。我一次又一次地拨打电话,终于打听到在几十公里外的瓜州有一位远房亲戚。来不及犹豫,我们立即赶往瓜州。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夜间行车,我尽量放慢车速,但每当有车辆超越,就会扬起路面的浮雪,瞬间让我眼前一片模糊,而雪也越下越大……

冒着风雪又艰难行驶了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在晚上十点左右到达瓜州。刚到收费站,便有工作人员询问有没有住宿的地方。我告知对方有亲戚收留,顺利下了高速,瓜州县城的万家灯火映入眼帘。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担惊受怕后,闪烁的灯光仿佛是希望的曙光。

顺着导航,我们来到了从未谋面的远房亲戚家楼下,我下车去购买礼物,家人都留在了车上。这时,有人敲响了车窗。

“你们有地方住吗?我看你们是新疆的车牌,太晚了,要是没地方住,我给你们安排住宿。”一位大姐热情地说。

妻子疑惑地问:“现在还有地方吗?”

“有,有,有。学校、体育馆都已经向你们

开放了,快跟我来吧!”

“可是,我们有个半岁的小孩子,我怕不方便。”妻子难为情地说道。

“哦,来让我看看小朋友,一路上你们受苦了。”大姐说着还伸手逗了逗女儿,接着又说:“走,去我们社区活动室,里面有三张值班用的空床,刚好可以安排你们一家,喂孩子也很方便。”

正说着,我买上礼物回到了车前。妻子担心去了这位素未谋面的亲戚家,会给人家带来许多麻烦和不便,于是打算到社区去借宿。我赞同妻子的想法。

大姐骑着电动车,在前面领路。几分钟后我们到达了社区,社区的工作人员为我们一家忙前忙后,有人指挥着停车,有人去为我们买方便面,有人为我们拿来了崭新的被褥、床单,整理床铺……宽敞的活动室里,窗明几净,暖气也格外温暖。

一切就绪,我们还来不及道谢,他便又匆匆离开,去寻找其他需要帮助的旅客了。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在高速收费站的询问,是为了妥善安排每一位前来瓜州的旅客。想到此处,一股暖意瞬间涌上了心间。

瓜州位于新疆和甘肃的交界处,饮食集各家之长。对于我们这些生在甘肃、工作在新疆的人来说,饭菜格外可口。店家得知我们是滞留旅客,不仅递上热茶,还特地增加了菜量,热

情招待,关怀备至。吃完饭回到社区后,又有社区的居民带着开水和一大包零食前来问候。他们热心、善良、无微不至,并向社区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家也可以安顿旅客。知道我们都已经安排妥当,便和我们坐下聊起了家常,安慰我们:“出门在外谁没个难处?你们踏踏实实住着,等到安全了再出发。”

次日一早,我们刚刚起床,社区的工作人员便送来了早餐,一位姓付的老伯也在社区工作,知道我妻子还在哺乳期,特地从家里带来了煮鸡蛋。不多时,那位和我同名同姓的小区居民也来了,他又带来了一壶开水,还特地交代中午去他家吃饭。

刚到中午,他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的电话铃声如约响起。这时,社区工作人员也已把饭菜送到眼前,红烧肉炖土豆、肉末茄子、清炒油麦菜……

当天下午,大部分滞留人员离开瓜州。但因高速公路依然拥堵,我们便又在社区留宿一夜,其间,依然有好几个热心的当地居民前来探望。

第三日一早,天还没亮,我们悄悄离开了这座城市,实在不忍心再打扰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人。来到车前,发现已经有好心人把我车上的积雪清理得干干净净。行至天亮时,我们给付伯伯发去信息,表达了感激之情。付伯伯的问候和关心伴随了我们一路。到家后我又接到了付伯伯的电话,得知我们已安全抵达,他才安心地放下了电话。

后来,我在网络上了解到那个夜晚许多人在瓜州的经历,他们或被安置在学校、体育馆,或被邀请到当地居民的家中;瓜州人拿出过年的酒肉,腾出自己的卧室,像招待亲戚般招待这些远道而来的陌生人……这让我一次次想起了在瓜州的种种恩遇,一次次感动得无语凝噎,泪眼迷离。

在我的心里,瓜州是一座美丽的县城,更是一座有温度的县城。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两万多名滞留于风雪旅途的人们,在这里与温暖相遇。

## 八步沙和治沙人(外一首)

□ 谢荣胜

沙漠里  
水一样柔情的应当是这些沙生植物  
和他们的子孙后代  
自己记录自己历史  
自己延续自己生命  
冰草湾 黄花滩 吴家井  
巨大腾格里沙漠  
会被这些地名慢慢淹没

六老汉  
他们与沙漠相处之道是用爱来维护  
爱一粒沙子 一把草籽 一滴水 一株小草  
甚至一缕风 一浪浪鸟鸣  
用汗水和绿色把爱铺进腾格里  
此刻 不远处 他们住过的地窝子  
灌满柠条花香

### 山水画:祁连山春雪图

白,不浓厚  
超不过梨花雪和羊之云  
青湿淡,和白融合,又薄薄各自分离  
黛隐约,藏在时间和山林深处  
又各自没有掏出全部颜色  
一切让阳光逊色  
所有光亮之物  
慢慢滑向山下田野  
河流和水声  
似乎不停流着、响着

## 靖 远

□ 李 浚

傍水的城,担上一湾河水  
逆水吹来的风,让银子般清亮的时光  
泊在钟鼓楼翘起的飞檐上  
拔地立起的山峦  
托起亭阁,殿宇,楼台——  
众山,树木苍苍

逐水北去,瞭马谁瞭了瞭眼皮  
拽紧河岸的一滩草,弯下腰  
舀起柔波  
乌兰,乌兰——谁在喊  
推山奔走的水,一头扎入苍莽

糜滩,依山的大窝金蛋  
让拐弯的黄河,躬着

## 柔情宽粉

□ 孙立本

经脉贯通的陇中  
洋芋、土豆、马铃薯  
钻出疏松的黄土山地  
朴素的果实,磨洗成  
饱满的定西宽粉

春天来的时候,流水桃花  
开始盛大登场  
那些昨夜呢喃的微雨说:我聚沙成塔的体内  
蕴蓄着,川流不息的洮河、渭河、漳河……  
让我的冰凉和清激  
煮成定西宽粉的沸腾与滚烫  
汤汁浓郁,热辣  
窜过舌尖上的味蕾

沟谷中长大的风,粗犷、憨厚、直爽  
向多彩的世界发出请柬  
它遇到岷州快要开花的当归  
它遇到融在血液中的罐罐茶  
它遇到麦积玲珑的花椒和甘谷火热的辣椒  
它盛一个人的身体,还盛得下万水千山  
让我邂逅到,蒹葭苍苍的你

思念攒够的夜晚和白天,时间不会犹豫  
我翻山越岭,快马加鞭  
走一趟关川河滋润的风城  
啜一碗柔肠百结的宽粉  
巷陌深处,到处都是油泼辣子里  
回味无穷的香味

草木庭前,那封我用半生的蝇头小楷  
给你的信,因为蹉跎只写到一半  
羞赧语言的话  
像玉带萦绕的宽粉一样丝滑、柔韧和绵长  
留给扑鼻而来的人间烟火为你诉说

陇中腹地,万物的颜色充满活力  
季节更替时,会加深一些,枯萎一些  
面对一切变故和消逝,我都坦然接受  
如果视力渐弱的眼睛,只能剩下一种仰望  
那一定是浩瀚神秘的璀璨星空  
如果年逾不惑的日子,只能享受一种美食  
那一定是筋道柔情的定西宽粉

生活之中,我呼唤蜜蜂,从花朵中酿出甘甜  
命运面前,我期待人生,从丘陵中走出宽阔

## 甘谷辣椒

□ 王 琪

一  
春风荡漾,月色如水。  
一亩辣椒,在高原之上,开出如月光一样皎白的花朵。  
一万亩辣椒,如洒满雪花的绿色绸缎,如落满星辰的碧蓝海洋。  
秋风潇洒,天高日晶。  
一位老农,在渭河滩头,捡起如太阳一样鲜红的果实。  
十万秋风,激情豪迈,点燃万山红遍,绽放烟花满天。  
收存了太阳的色彩与光芒,融入了月光的温柔与细腻,甘谷辣椒,才有了如今纯粹的红、和平的辣以及悠远的香。

二  
像一道光,统领荤素,惊艳舌尖;像一团火,照亮四季,惊醒味蕾。  
走过风,走过雨,走过400年的沧海桑田。留住花香,留住辣香,留住那缕香喷喷的冀城香;穿过山,穿过河,穿过400年的风花雪月。留住所想,留住所爱,留住那片红彤彤的高原红。  
一角辣椒,见证过高原的厚道、民风的淳朴和人民的勤劳;谱写过精彩的华章、动

人的故事和生命的传奇。

三  
风吹大地,雨落甘谷。  
一串串辣椒,如一串串红红的灯笼,行走在村庄,把它挂在屋檐下,挂在树杈上,挂在岁月的年轮上。  
一串串辣椒,如一副副红红的春联,飘荡在天空,把它贴在大门上,贴在场院里,贴在高原的额头上。  
红彤彤的村庄,像一个红彤彤的童话世界。石磨在唱歌,石臼在跳舞,辣椒的精灵弥散在广袤的大地。

四  
一碗油泼辣子,在岁月的手掌上,像一碗朝霞,一碗誓言,一碗亮闪闪的红月亮。  
阳光明亮,清风徐畅,辣香荡漾。  
这辣香,不光叫醒了味蕾,还有诗和远方。风雪砥砺,石头磨炼,热油沸腾。这辣香,不止惊艳了时光,还有土地和河流。  
一碗油泼辣子,是父亲的高原,母亲的河流;是乡愁的小船,故乡的炊烟;是烟火里的人间,是灯火里的盛世。  
有一种辣椒,叫甘谷。

骨子里。五月槐花的甜香,更是抹不去的味道记忆。那时候,榆钱、槐花是庄户人共同的美味佳肴。每到槐花飘香的时节,约上几个伙伴一起,挎下大把大把的槐花,不管不顾就往嘴里塞。先是齿颊生香,接着,那香甜就跟着进到肠胃里。

在我的记忆里,槐花的醇香还牵着母亲的辛劳。每当槐花把老槐树染得一片雪白,母亲会在长长的竹竿一头绑上一个镰刀,削下挂满槐花的嫩枝,再经过耐心挑选,把采摘到的槐花洗干净,撒上适当的面粉,反复搅拌均匀了,放进锅里蒸。大概蒸十几分钟,再用胡麻油和少许韭菜一炒,鲜嫩美味的“槐花饭”就做好了。

上大学时,校园依偎的南山到处都是古老的槐树。每到五月,一嘟噜、一嘟噜鹅白色的小花被绿叶簇拥得甚是养眼。很快,那沁人心脾的清香就从山上飘下来,校园顷刻间笼罩在甘甜之中。那个时候,我最喜欢逛那片槐花林。满枝的槐花,小而芳香,紫而高雅,白而无瑕,晶莹剔透。偶尔将鼻子凑近槐花,蜜似的香甜顿时让人沉醉。那铺天盖地的洁白,浓郁得化不开的满地馨香,常常催生“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的错觉。

走出校园后,我来到了沙漠腹地工作。原以为大漠边关,很难再遇槐花。孰料,恰在五月天,一股沁人心脾的花香,逐渐笼罩了村镇。此情此景,真让我有些猝不及防,这花便是貌不惊人的沙枣花。顽强执着的沙枣树,小家碧玉似的沙枣花,让我愈发想念故乡的槐花。

再后来,我来到了新的单位,办公室的窗外是一排排绿色的树木。透过窗户,我看到了几棵挺拔的槐树。还是在五月天,浓密的花香,碧绿的嫩叶,崛起的新生,不时让我想起故乡的槐花香,还有那几棵傲然挺立的老槐树……



# 百花

第 3244 期

水乡人家

〔中国画〕

马得宁 作

## 南屏山记

□ 马超和

我近距离接触陇中山水的第一站是南屏山。

南屏山,在临洮地界,因处于县城之南部,山势如屏障,故而得名。南屏山春夏山花烂漫,秋冬云雾缭绕,景色奇绝秀美。南屏山一带民俗风情浓郁,分布着花儿、舞狮和民歌小调等。

向着南屏山进发时,一路与洮河并行。素如白练的洮河,在山下的绿意葱茏间萦回蜿蜒,仿佛一曲流动的音符,演奏着让人心动的乐曲。“南望有高峰,东风曾不到。雪凝三尺余,朗朗玉山照。”可以说这就是南屏山的真实写照。南屏山峰峦叠嶂,置身其间,恰如杨万里笔下的“正入万山围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

车沿着蜿蜒的公路穿梭了好一阵,在山腰一开阔处停下。时节已入了夏,此时的南屏山,苍松翠柏郁郁葱葱,浓荫蔽日,景色秀美。山风拂来,带着丝丝凉意。空气清新,任谁都忍不住要深呼吸,“天然氧吧”的称谓并非言过其实。山间空气湿度大,鸟鸣声不绝于耳,走在条石铺

村的路径上,近旁的草丛里有窸窣窣之声。

山峰挺拔,自下而上,爬满了各种绿植,山坡上是连片的牡丹花田。层层叠叠皎皎盛开的牡丹,惊艳着时光,温润着岁月。尽管临近黄昏,游客依然不少,或眺望远山,或临风慢行,或倚花拍照。据随行的当地人讲,周末,游客数量通常会激增,且以来自兰州的居多——南屏山距离兰州不到百公里。

此间种植的牡丹,既有本地种,又有外来客。它们各有风情,花田里,除了牡丹,还有芍药。古人评花,谓“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牡丹第一,芍药第二,皆具国色天香的气质。二者毗邻而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绿叶间,很多蓓蕾业已绽开,数十名工人正在花田里剪花枝,剪下的花枝用丝带捆扎,一捆一捆的,装上车,向外拉运。

南屏山还有嘟嘟噜、酸刺沟、虎头崖、官帽石等景点,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能一一造访。但未有遗憾,短短时间里,吹了山风、赏了牡丹,不能奢望盛景尽览……

## 五月槐花香

□ 麻守仕

田野里,一棵棵虬枝纵横的老槐树,迫不及待地缀满洁白的花朵,空气中弥漫着幽幽的清香。

每到五月,貌似粗糙的枝条上缀满鹅黄色嫩叶,月牙状的槐花,或芬芳吐露,或含苞待放,香醇的甘甜味道,带给人们清新感受。

小时候,庄院东面原上有几棵高大的槐树,每逢槐花盛开的季节,整个庄院会被槐花的清香笼罩。随后花香在整个原上肆无忌惮地蔓延。干燥的村庄突然变得湿润起来,黄土高坡硬朗的曲线,也因槐花变得柔和。“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让一个村庄染上花香的,是沧桑遒劲槐枝上的那一树槐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幸运的——小时候,山里有槐花相伴;上大学时,校园里有槐花相陪;身处大漠腹地时,窗外仍有槐花相约。五月槐花的馨香,早已浸入我的